

李
小
山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47.5
L296-2



郑州大学 *04010718824Z*

李
小
山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光 / 李小山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399-4340-4

I. ①有…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1446 号

书 名	有光
著 者	李小山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储笑抒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w.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
印 张	10.5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340-4
定 价	2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戎德德出门躲在树后迅速化了装——换上一件胸前镶有橘红色荧光条纹的环卫工人服装，套了一双黑色胶鞋。他的装化得有些不伦不类，只能瞞瞞田莲莲，稍稍留心辨认，便能看出破绽，没有环卫工人像他这般一副白净净的书生模样，还戴着金边眼镜。田莲莲大病已久，眼神欠佳，所以不用担心给识破。

天气有些阴霾，寒风擦过地面飕飕作响。

戎德德紧缩脖子，将双手掖在胳肢窝里，小跑一阵，背脊上出了些汗，却更觉得冷了。

戎德德走近小商品市场的拐弯处，望见七八个老家伙照旧聚在那里，每个人都嚷嚷着，喧闹着，旁若无人。老家伙们长年累月占据在这里。此处为两幢矮楼的接壤点，留出一个一米开外的凹口，头顶架着店家装空调的遮阳板，边上又有明亮的霓虹灯，给老家伙们没日没夜玩牌提供了遮风避雨的场所。老家伙们玩牌的器具极是简陋，一张破旧方凳，上面铺了层报纸，用以玩牌，几张小矮凳，只能轮流着坐，一般是采取布包剪子锤的办法，谁赢谁坐。碰上哪个耍赖，自然就吵将起来，甚至扭做一团。另外，老家伙都是自备茶水，有的带保温杯，有的带水壶。有时张三喝完了，趁李四不注意，偷水喝，被发现后，必定打闹起来。戎德德了解老家伙们的德性，于是把面孔藏在领子里，侧过身，弓着腰，想绕开他们——才走几步，猛听某个老家伙喊了一声：“哎，眼镜，又去打前站啦？”

戎德德怵然站住，习惯性地擤了擤鼻子，歪着脖子眯起眼睛，

上

部

001

瞧着这个油桶似的矮墩子——这个喜欢惹事的老家伙，估计有 70 了，也许 80 都不止了，大冬天仍然露出布满大大小小雀斑和疖子的胸膛，肤色赤红，面孔像烤山芋，烟黑色的，最注目的是那个超级大鼻子，霸占了足有半个面孔的体积，形状与牛几无差别，鼻翼不停地滑稽地一抽一抽。

“哦，”戎德德流露出对老家伙那副尊容的蔑视，“碍你事啦？”

牛鼻子仰起鼻孔望着他，热情洋溢地说：“哪里哪里，平时这个时候是看不到你的，你的工作很忙，我们都是知道的，不容易……”

戎德德鼻腔里哼了声，说：“谢谢好意！”便准备赶紧逃离。牛鼻子眼尖，急跨一步堵住他的去路，粗着嗓门喝道：“你给我站住！我老汉难道要害你吗？逃啥逃？”牛鼻子蹲了马步抱住戎德德胯部，一挺身便将戎德德抱起来，犹如抱了只装棉花的口袋，一边说道：“我老汉最讨厌你们这种人，装 B 装得厉害，人家不过是想帮帮忙，古人说的好，好心当做驴肝肺！”

另外几个老家伙显然给逗乐了，哈哈大笑，鸡嘴鸭舌地起哄。这地方本来就是人来人往热闹不已的，老家伙们这么一起哄，引得行人纷纷驻足观望。

戎德德有些愤怒，但此时唯有忍耐，闹起来必定会误事，因而赶紧低三下四地解释道：“我哪敢拂你老人家一片好心？这不是赶时间嘛。”

牛鼻子把他放下来，仿佛余怒未消，当胸搔了他一把，大声说：“下次看到我老汉不许逃！古人说，女人小人难伺候，就像你这样的。”

其他老家伙围过来，鸡嘴鸭舌帮着牛鼻子数落他。戎德德赔

着笑脸，朝他们点头哈腰，尽量装出可怜表情，说道：“我们家莲莲马上就要来了，我没办法，得赶在她前面打点好，否则的话，她一生气，就会大口大口吐血，四肢抽搐，昏死过去。各位大爷，请你们替我想想，我们家莲莲卧床养病两年多，吃喝拉撒全在床上，除了她妈和她妹妹有时过来帮帮手，就靠我一个人。我们家莲莲又不肯用保姆，唉……简直把我也快拖垮了，我以前体重一百六十多啊，现在才多少？刚刚这位……一抱就抱起来了。”

“吹吧吹吧，你以前有一百六十多吗？”牛鼻子似乎对此很感兴趣，随地吐了口痰，对别的老家伙说，“古人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们大家可以试一试，眼镜拎在手里像屁一样轻。”

一个戴了顶绒帽的瘦老头抢先抱起戎德德掂了掂分量，不赞同牛鼻子的观点，明明比“屁”要重一些嘛。接着，其余老家伙一个不落都抱起戎德德试过分量，有表示与“屁”差不多轻，也有认为比“屁”重，为此产生了争执——眼看争执有扩大的趋势，几个行人充当起和事佬，抱起戎德德试重量，仲裁的结果确实要比“屁”重一些，因为“屁”实在太轻了，称都称不起来。

戎德德本来以为试过分量可以放行了，从时间上判断，田莲莲可能已经出门了，如果不赶在她前面为她打点好，露了马脚，是要出大麻烦的。但是，老家伙们不放他走，一个个热情高涨，鸡嘴鸭舌地议论起他们家莲莲的事。戎德德简直急死了，恨不得朝这帮大爷磕头——他一个劲向他们点头哈腰，急急地说：“时间实在来不及了，我们家莲莲好不容易大病初愈，能出门走动走动，她最喜欢逛小商品市场，爱买些小零小碎，不管有用没用，都是要买的。以前我还说说她，买些没用的东西，纯属浪费，现在不一样了，只要她喜欢，有助于身心康复，随她买什么。其实我们家莲莲

是节俭的人，不怎么舍得花钱，只爱买些小零小碎。问题是，我不能让她知道现在价格涨了这么多，涨得这么快，如果她知道了会很生气。你们不了解，她的气性非常大……我们家莲莲卧床两年多了，把我也快拖垮了，再有反复的话，请你们替我想想，我还有活路吗？我必须赶在她前面，揣摩她要买什么东西，这方面，我是有经验的，也就是一些普通的头饰啦胸花啦，还有就是一些小吃，她自己是不吃的，全要拿回家去，等家里人一起吃。我特意化了环卫工人的装，这样不容易被她认出来。趁她买东西之前，我先垫付掉这两年内涨价的差价，店家和货摊都是通情达理的，和我心照不宣了。”

“我老汉什么没见过呢？”牛鼻子拍了拍戎德德的膀子，以一副长者的腔调说，“我老汉走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古人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这么装下去，只会助长你们家莲莲的坏脾气，结果坏上加坏。古人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涨价是天天的事，苦的是我们老百姓，你们家莲莲又不是皇帝的女儿！古人说，树欲静风在吹，懂吧？”

此时，寒风强劲起来，行人的流动加快了。

戴绒帽的瘦老头跷着大拇指戳了戳自己的鼻子，趾高气扬地说：“应该请教老子才对！老子他娘的好歹是个退休教授，读过的书可以堆成几百层楼高了，出版的书不说等身，至少也等腰了，天文地理文史，老子哪样不精通？老子他娘的一个人的退休工资和政府津贴比你们老傻瓜加在一起还多……”瘦老头话音未落，其他老家伙已按捺不住，一个个张牙舞爪地叫嚷起来——尤其是牛鼻子，使劲地跺脚，使劲地喷着牛鼻子，喝道：“吹啥吹？古人说，好汉不提当年勇，鸡巴上都没几根衰毛了，装B倒装得像！”

戴绒帽的瘦老头也斜着眼睛，扬着下巴，趾高气扬地说：“少跟老子他娘的粗话连篇，吃没文化的亏，除了粗话连篇，他娘的一句道理都讲不出来。”转而在大拇指戳戳自己的鼻子，甚是得意地对戎德德说：“老子什么都不教你，只教你如何认识事物的规律。随着前提和条件的变化，因果关系会随之变化。举例来说，现在前面小商品市场里哪一家店铺着了火，老子他娘的以人格担保，你就不用屁颠颠打什么前站了。”

真的，戎德德踮起脚朝小商品市场方向瞭望，惊讶地发现，一股浓烟蒸腾而起，像一只巨大的黑色的鸟，张开双翼，迅速遮蔽了半边天空。惊慌失措的人流浪潮一般向他这边汹涌而来，他尚未做出反应，已给劈头盖脸淹没了——他虽然感到极度惊惧，但更像从被缚中解救出来那样无比庆幸。

2

田蜜蜜本以为姐姐卧床两年，没心思管她的闲事。不料姐姐毕竟是姐姐，明察秋毫，盯着她看了片刻，神情严厉地问道：“田蜜蜜，老实回答我，最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虽然久病，依然难掩姐姐让人心动不已的美丽——脸蛋、肤质、气息，无不让她嫉妒得要死。田蜜蜜面孔滚烫，张口结舌地回答：“前阶段我……做了个双眼皮，想……这样会好看些的噢，像姐姐……”

“没这么简单吧？”姐姐的神情突然松弛下来，口吻也变得和蔼了，“田蜜蜜，做了就做了，不许讲谎话，你不动脑子想想，姐姐这么容易哄吗？姐姐懒得揽事，眼睛照样尖着呢！你的颧骨没

做？鼻梁没做？嘴唇没做？下巴没做？哄鬼去吧！还有胸脯，腰，腿，哪个地方没动过？你都变了个人啦。”

“姐姐……都看出来喽？”

“你什么时候做的什么，姐姐心里每笔账都记着！”

“那……姐姐，我……做得好吗？”

“如果不好，姐姐早就骂死你了。田蜜蜜你听着……”姐姐似笑非笑盯着她的眼睛，拖长嗓音道，“姐姐早知道你想整出姐姐的模样来，姐姐是赞成的。我们虽然是同胞姐妹，模样却相差太远了，姐姐都怀疑妈妈是怎么生的，一个像凤凰，一个像草鸡。”

“是噢是噢，”田蜜蜜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兴奋异常，情不自禁捏住姐姐柔软的手（她很少敢碰姐姐），“姐姐这么美，我这么丑，我心里好别扭噢，不瞒姐姐，我生着这副模样，活的一点滋味也没有，一点信心也没有。一个女人怎能容忍自己不美丽呢？女人什么都可以不要，唯独不可以不要美丽。我庆幸自己生在现在，以前的女人生来貌丑，只能怨爹怨妈，怨命不好。现在别说整出美丽，就是男人整成女人，女人整成男人，也很普遍了。所以，我偷偷把姐姐各个角度的照片收集起来，交给整容师，是按姐姐的模子整的噢。”

田蜜蜜最近有些飘飘然，整容已见成效——有人说是丑小鸭变天鹅，比得上她姐姐的美貌了，有人说她可以去参加全国选美，绝对是冠军的席位，退一万步也得是亚军，如获季军，乃是评委瞎了眼。

那天，田蜜蜜在街上被一个风度翩翩的中年男人逮住，惊讶地赞叹，说从没见过如此美丽、高雅、清醇、活泼、充满神秘感的女孩，活脱脱一个中国版的奥黛丽·赫本，不当电影明星简直是暴

殄天物。那男人自称是电影导演，递了张烫金名片给她，并把工作证、身份证全让她过了目，之后，请她去希尔顿酒店一个豪华包间共进晚餐。席间，那男人讲了许多电影圈里的奇闻逸事，引得田蜜蜜心里痒痒的，因此有些半推半就的意思。正当那男人得寸进尺之时，包间的女服务员出场了，挡住了那男人，对田蜜蜜说：“这位姑娘是田莲莲的妹妹吧？我和你们家莲莲是中学同学，关系可铁呢。莲莲是出名的美人，我们学校的校花，听说上了大学也是校花。我一眼就看出你是莲莲的妹妹，长得很像，也是个美人。那时我常常去你们家，你还是小黄毛丫头，长得可不怎么样，细眉细眼，鼻梁也塌，嘴唇又厚，皮肤还黑。老话说的一点不错，真是女大十八变。”女服务员朝那男人白了一眼，又说了：“此人自称是导演对吧？别上当，此人是动画片导演，蒙骗人家女孩上床前只说是个导演，完事之后才说是弄动画片的。”

田蜜蜜交的第一个男朋友是个公交车司机，那时还未整容，将就着谈了一阵。后来有些模样了，又交了新男朋友，是个公务员，有房有车，谈着谈着仍是不满意。当然，这与她的容貌越来越美丽有关，于是换了个不大不小的老板做男友。最近，田蜜蜜遇上了一个在中国留学的美国老外，据称是著名的亿万富翁的后代，牛得很，地球都围着他转呢。田蜜蜜不像那些绝情女孩，有了新欢忘了旧爱，与过往的男朋友仍保持若即若离的联系，时不时地相约泡泡吧，逛逛街。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前些天，她和老外男友在一家新开张的烧烤店吃烤肥羊。三位前男友不期而遇全在场。田蜜蜜热情邀请三位过来并成了一桌，吃吃喝喝，谈谈笑笑，气氛十分和谐。末了，公交车司机站起来——犹如一个信号，其他三位立即跟着站起来。公交车司机笑着说：“对不起，我上洗

手间。”然后，飞也似的奔向收银台。其他三位见状，也以百米冲刺速度冲过去，四个家伙你扯我揉，很快扭打成了一团，将收银台都挤倒了，收银小姐吓哭了。最终毕竟公交车司机力气大——尽管他的手腕已经乌青，头发也被揪掉了一缕，但成功地将三位鼻青脸肿的家伙踹在一旁，抢先买了单。

公交车司机姓关名匀昌。关匀昌家境贫寒，父亲母亲风里来雨里去，靠摆早点摊子的微薄收入，把关匀昌兄弟仨拉扯大。关匀昌一无权，二无钱，却是艳福不浅，与田蜜蜜分手不久，攀上了一个风骚撩人的年轻女人。关匀昌第一次应约去那女人的家，吓了一跳，那种排场只有在电视剧里的大户人家才有——他竭力镇定下来，那女人却搂着他的脖子笑了，说：“你这二百五，心跳比第一回做贼还快了吧？看看你这张脸，红得要滴血啦。”

关匀昌趁势说：“你这么性感，哪个男人按捺得住？”

那女人三下五除二剥光了关匀昌的衣服，眼睛发绿地紧盯着他健壮而匀称的体格，使劲咽着口水——宛若猛兽紧盯着即将到口的肉食——尤其他那浅酱色的弹性十足的皮肤，令她爱不释手。

进行到一半时，关匀昌大汗淋漓地喘息着，一边问道：“于姐，你是包养我呢？还是正式和我谈恋爱？”此时的于姐已被他送到了高潮的顶端，受刑似的尖声叫唤，断断续续地说：“你这二百五……你包养我，一天三次这样干我……”

关匀昌故意放缓动作，歪着脑袋，装出傻呆呆的表情，说：“我一不是高官二不是富商，穷光蛋一个，怎么能包养你呢？”

于姐丰硕的身体有力地夹紧他，停顿片刻，鼻孔里哼了一声，

说：“你这二百五……那就，我包你吧。”接着，许诺给了他一个价码，数目之大令他又一次脸红到了滴血。

关匀昌虽然所见所知不多，但懂得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道理。于姐需要他的身体，需要量还异常的大，他必须英雄一样舍身满足她，不可言退。有一次完事之后，他试探着说：“为什么女人和女人差别这么大呢？我和前女友在一起，为了上床的事常闹别扭，她总是找借口躲了初一躲十五。我都发狠了，说，你再躲来躲去，我就把肉棍给砍了，以后大家没得用。她哈哈大笑，说，砍了好啊，省得你一见到我就想着把我推上床，你们男人真是动物。”于姐也斜着眼，余骚未消地说：“你这二百五，指桑骂槐是不是？你又不是女人，哪懂得女人的享受，女人骚起来才叫天下大乱呢。”

于姐个子不高，敦实而富有曲线，鹅蛋脸形，皮肤像熟透的苹果。于姐生了双撩人的花眼，媚态十足，嗓音如水流，笑的时候尤为动听。在男人看来，于姐在女人堆里并不特别抢眼，单独接触，会发觉她是天生尤物，让人迷恋不已。

若干年前，于姐在一家酒店的洗手间门口不慎脚一滑，将要摔倒的时候，被旁边眼疾手快的男士拦腰托住，并且顺势把她揽在怀中。于姐仰面看着这位肥头大耳面带微笑的男士，说：“你这二百五，想吃我豆腐啊？”男士说：“你们做小姐的不就是让男人吃的嘛？”于姐笑嘻嘻地骂道：“你妈才是做小姐的呢。老娘可是良家妇女。”男士也笑起来，挑逗道：“哟，小小年纪嘴挺硬嘛，做小姐有什么不好？一样都是革命工作嘛，都是为人民服务嘛。”于姐故作嗔怒道：“你说的是人话吗？做小姐好，叫你老婆女儿都做小姐

好了。”男士乐开了，说：“真是小辣椒，够味。你骂的太对了，我说的不是人话，因为我不是人，是神，所以说的是神话。”说罢，吹了声口哨，他的几个侍从一哄而上把于姐抬起来，直接抬到楼下，塞进一辆轿车里。

于姐很快见识了这位姓班名超的男士的广大神通。班超并非市里最大的头头，只是某个部门的主任，但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用他自己的话说，当官的没这点便当还当什么官？班主任把她安置在城郊湖边一幢漂亮的别墅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于姐变得越发娇媚俏丽了，让班主任恨不得栽在她身体里不出来。于姐不属于小鸟依人的类型，主张大呢。首先，她对班主任的性能力不满意；其次，她不喜欢独守空房，要闯入社交圈；第三，她得搞点事业，譬如，开几家公司，尝尝指使人的味道。这些，她都直截了当地不可违拗地通知了班主任。

于姐过了社交瘾，过了做董事长的瘾后，又有了新的主意。她从杂志上读到了一段关于生物链的描写，深得启发。她对班主任说：“你这二百五包了这么多的女人，又花钱，又弄得力不从心，尽丢脸，还不如让我也包个把别的男人，这样的话，你省点力气，我也可以解解闷，多好的事啊。”她给班主任详细介绍了生物链的科学规律，使班主任学到了这方面的知识，得到了相当大的启发。班主任高兴地说：“小时候我梦想当科学家，后来阴错阳差当了官，对科学我一直是无限崇拜的。既然生物链是科学，你就放心去包好了。”当然，为慎重起见，班主任上网查阅了生物链的资料。据网上介绍：这个词是由英国动物学家埃尔顿于1927年首次提出的，内容为，生态系统中储存于有机物中的化学能，通过一系列吃与被吃的关系，把生物与生物紧密地联系在一道。

生物链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与环境的变化密切关联。于姐起先只热衷于包些中看不中用的“小白脸”，而“小白脸”之所以是“小白脸”，无一例外全是彻头彻尾的吃里扒外的无赖。他们无一例外拿了她的钱再去包小姐，时间长了，自然让她入不敷出，压力重重，迫使她寻思起现实主义的渠道和方式来。

她接下来的经历是具有社会学研究的内涵的，其内涵又随着实际行情的变化而扩展，扩展的程度又与这几年社会经济增长的水平相平衡。她陆陆续续和几位生意人相交：有做房地产的，有造桥梁公路的，有经营大卖场的，还有一些买卖虽不大，但出手从不吝啬的。

仗着班主任这棵大树，于姐放开手脚大干快上，时间不长，便依照我们特有的国情成就了某种新兴产业——在她而言，增加生活的丰富性的同时，产生出如此之多的附加值，早就心满意足了——而班主任则心悦诚服地承认，科学确实没有一丝虚的东西，科学是最实在最具说服力的。

有一天，一个叫汪荣霸的水产市场老板哭丧着脸对于姐说：“宝贝啊，我以后一个儿子也给不了你啦，我得把老婆孩子都卖啦，没办法啦。”于姐虽然看待钱财比较豁达，此时不禁有些疑惑，一脚把汪荣霸端下床去，愤愤地说：“你这二百五，平时算你小里小气，每次也就十万八万，哪个不比你多？上回那个做房地产的一出手便是大几百万，换了你，舍得吗？姓班的说了，你的事往后他不再管了，随你是死是活。”汪荣霸盯着于姐袒露的雪白的胸脯，眼睛红红的，舔着嘴唇说：“我遭天谴了，我的水产市场已烧过两次了，上个月一次，这个月一次，连消防队的人都奇怪得要命，水池怎么会烧起来呢？鱼鳖和虾蟹全烧熟了，周围的人家都带来



有一天，一个叫汪荣霸的水产市场老板哭丧着脸对于姐说：“宝贝啊，我以后一个子儿也给不了你啦，我得把老婆孩子都卖啦，没办法啦。”

了锅碗瓢盆，还带来了酱油和醋这些作料，当场就大吃起来。你没看到，场面壮观啊，大约有几百人，搭起桌子，搬了凳子，有的还喝起酒来，大呼小叫……连街道的领导和消防队员也跟着一起吃。我被他们拉着尝了几口，是比家里做的味道好，又鲜又香。”于姐噓了口气，点点头说：“这倒可能，因为水池大，鱼鳖和虾蟹混在一道，量多了自然味道浓，肯定好吃呀，下次烧了，一定喊我也去尝尝味道，我最喜欢吃鱼虾了，听到没有？”

汪荣霸的弟弟是消防大队的教导员，叫汪荣硕。汪荣硕两次率领十几辆消防车前往哥哥的水产市场救火，都走了马后炮。按火灾现场汇总的情况分析，没有任何造成失火的条件和依据，连有人故意纵火的可能性都不成立。

汪荣硕干了多年的消防工作，对各种火灾的原因是了如指掌的，怎么会无缘无故烧起来呢？哥哥见找不出失火根源，就一口咬定自己是“遭天谴”——老天要惩罚谁，谁能逃脱呢？

汪荣硕反反复复做哥哥的思想工作：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迷信。可是哥哥就是一口咬定自己“遭天谴”，气得汪荣硕直跺脚，怒斥道：“你生活在清朝还是明朝？你说说看，如何个遭天谴法？老天跑到你的水产市场放了把火对吧？放完火就躲上了天对吧？我看你比一百岁的老太婆还迷信。”哥哥唉声叹气地说：“弟弟啊，我坦白一件事，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可不能让你嫂子知道。我搭上了一个吃人不吐骨的女妖精……太厉害了，一沾她就会迷上，一迷上就死透了，连骨髓都会被她吸干净。”

汪荣硕想起了自己在升教导员前，偷偷去“张天师”那儿占卦的事。“张天师”通天究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指导他该找哪个